



卷二十九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二十九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

聲王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王六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統舊國五

新大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定研究員姓名
No. 53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九

起丁丑齊明帝建武四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盡甲申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宣武帝正始元年。

凡八年

建武四年。春正月。魏立子恪為太子。○齊

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尚書令。

祖所寵任。及齊主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及齊主

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惡之。始安王遙

光勸齊主誅晏。齊主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遙曰。晏

府。晏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又好與賓客屏人語。齊主



五

蕭毅毅奢豪好弓馬故齊主因事陷之營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若從事豈齊主意已疑遠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人匿不見嘗食醬美問得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

二月魏主如平城

獻伏誅新興公丕以罪免死為民

魏主于平城引見魯泰陸泰伏誅獻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初魏主遷都變易

舊俗新興公丕不樂及變衣冠而丕獨胡服於其間太子恂將遷洛陽丕子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口雖折難心頗然之至是有司奏隆超皆泰黨罪當族丕應從坐

及陸獻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陸超初不

魏主賜冲烈詔曰獻之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

可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丕連坐應死特恕為朕

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悔謀反之外

較如白日耳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浴陽

表還部落日謂之鴈臣司馬公曰夫爵祿廢置生

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雖有觀故賢

能功貴勤實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視棘之下可

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

隨時故君得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致

自恃及魏不然勲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免罪而不致

而獨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今誘三月。魏主殺之。使陷於死地。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其故太子恂。恂既廢。頗自悔過。中尉李彪表。魏末

王劉昶卒。○魏主還洛陽。魏主至龍門。遣使祀夏

安。遣使祀周文王武。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為后。

后欲母養太子恪。八月。魏主自將伐齊。魏發河北

十萬以伐齊。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

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

曾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齊主聞有。氏師

楊靈珍叛魏。魏以氏帥楊靈珍為南梁州刺史。靈珍

舉州降齊。魏武興王楊集始集始

也。亦降于齊。魏九月。魏主攻齊南陽。不克。初。魏

刺史薛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

南陽小郡。志必滅之。至是引兵攻之。眾號百萬。襲宛。克

之。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數之曰。

卿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讎。

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驚輅親

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

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魏伐

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魏伐

氏克武興。楊靈珍奔齊。

李崇。槎山分道。出。不意

戰敗。遂克武興。靈珍奔還漢中。齊以為武都王。魏主聞

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為州刺史。其地



魏主至新野。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棄長圍以守之。韓顯宗屯楮陽。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將何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王薨。沙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常哂之。近雖得。惟恐。擒斬不多。尤而效之。其罪彌大。魏主益賢之。齊主詔徐州刺史裴叔業。救雍州。叔業啓稱。北人不樂遠行。惟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分自然分矣。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齊主復遣中庶子蕭衍。尚書崔慧景。救雍州。齊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皆降。於魏。魏敗齊兵。於沔北。十二月。齊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

蕭敗之

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軍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兩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薪貯火。密

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楚王成。爾復命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成。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傳脩期耳。齊以劉季連

為益州刺史

曲江公遙。欣。好武事。齊主以諸子尚幼。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遙欣為荊州。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齊主惡之。南郡太守劉季連。密表遙

欣有異迹。齊主乃以季連為益州刺史。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高昌弒其君馬儒。是歲高昌王馬儒遣使入貢于魏。求內徙。魏主遣韓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高昌人戀土不願東遷。殺儒立麴嘉為王。復臣於柔然。

齊永泰元年。春正月。魏拔新野。齊河北守將

皆棄城走。魏攻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

是河北大震。湖陽赭陽戍主及南鄉太守相繼南遁。舞陰戍主黃瑤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嚮而食之。

齊主殺其河東王鉉等十人。齊主有疾。以近親家

十王欲盡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遂先每與齊

主屏人久語畢。齊主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齊主疾甚暴絕。遙光遂殺河東王鉉。南康王子琳等十人。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江泌哭于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乃去。二月。魏人克宛。三月。敗

齊兵于鄧城。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三月。

蕭衍及軍主劉山陽傳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尊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山陽斷後死戰。且戰且却。魏兵夾路射之。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苦戰。魏兵乃退。諸軍皆還襄陽。魏主以十萬衆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去如懸。魏

攻齊義陽。齊圍魏渦陽以救之。義陽圍解。齊師

亦潰

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濟裴叔業圍渦陽。糧盡。食草木

皮葉。魏主使將軍傅永、劉藻、高聰等救渦陽。叔業進擊

大破之。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

萬計。王肅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曰：「少分兵則不足制

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關。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

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

大眼、奚康生等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

士衆奔潰。魏人追殺傷不可勝數。魏中尉李彪免。僕射李冲卒

之。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都。以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

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戚。

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冲。稍稍

疎之。唯公坐歛秩而已。無復宗敬之意。冲浸銜之。及魏

主南伐。彪與冲爭辨。形於聲色。自以身為法官。他人莫能

乘。吳玟與冲爭辨。形於聲色。自以身為法官。他人莫能

糾劾。事多專恣。冲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上表劾之。

請付廷尉。魏主覽表。歎悵久之。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

射亦為滿也。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冲雅

性溫厚。及收彪之際。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遂

發病。荒悖。言語錯謬。醫不能療。或以為肝裂。旬餘而卒。

魏主哭之。悲不自勝。冲勤敏彊力。久處要劇。終日視事。

未嘗厭倦。纜四十而髮白。兄弟六人。少多忿競。及冲貴。

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以官爵。一

家歲祿萬匹。魏以彭城王勰為宗師。魏以勰為

宗師。使督

察宗室。有不

率教者。以聞

夏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

至曲阿。敗死

齊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

相疑。聞其衰老。且居內地。故得少寬。敬則世子仲雄善

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作悞。懷敬曰：「常戴負

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作悞。懷敬曰：「常戴負

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作悞。懷敬曰：「常戴負

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作悞。懷敬曰：「常戴負

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主
愈猜愧。會疾病。乃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
敬則。敬則聞之。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表耳。東亦何
可平。吾終不受金。翼。金翼。謂鳩也。徐州行事。謝敬則
子。婿也。敬則子。幼隆。遣人告之。眺執其使。以聞。敬則
官。王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
不。應。召。山。陰。令。王。詢。問。發。丁。可。得。幾。人。詢。稱。縣。丁。不
可。集。敬。則。怒。將。出。斬。之。公。林。又。諫。曰。凡。事。皆。可。悔。惟。此
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
小。子。遂。舉。兵。反。前。中。書。令。何。胤。隱。居。若。邪。山。敬。則。欲。劫
以。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
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事。必。不。濟。乃。止。胤。尚。之
之。孫。也。敬。則。以。奉。南。康。侯。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
在。始。安。王。遙。光。遂。勸。齊。主。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入
宮。孩。幼。者。與。乳。母。俱。入。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跪。自
解。二。更。達。建。陽。門。而。齊。主。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微。字。與

左。右。單。景。雋。謀。少。留。其。事。須。史。齊。主。覺。景。雋。啓。子。恪。已
至。齊。主。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對。齊。主。撫。牀。曰。還。光
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敬。則。帥。實。甲
萬。人。過。浙。江。張。瓌。遣。兵。拒。之。聞。鼓。聲。皆。散。走。瓌。逃。民。間。
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鐮。隨。之。者。十。餘。萬。至。武
陵。口。慟。哭。而。過。曲。阿。今。丘。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
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
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以。是。敬。則。軍
不。得。進。五。月。齊。王。詔。前。軍。司。馬。左。與。盛。將。軍。胡。松。等。集
臺。於。曲。阿。長。岡。敬。則。急。攻。之。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
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敬。則。軍。大。敗。斬。之。是。時。齊
主。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急。裝。欲
走。敬。則。聞。之。喜。曰。擅。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計。適。父。子
惟。有。走。耳。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瞻。言
愚。民。易。動。不。足。窮。法。許。之。所。全。活。以。萬。數。謝。眺。以。功。遷
吏。部。郎。三。讓。不。許。中。書。疑。眺。官。未。及。讓。珠。酒。沈。約。曰。近

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謝今所讓。又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眇妻常懷刃。欲刺眇。眇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

魏彭城王熙。表以一歲國

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魏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官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

賞給軍。齊以蕭衍為雍州刺史。○齊主鸞殂。太子

寶卷立。

齊主性猜多忌。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

有疾甚秘之。至是殂。遺詔以徐孝嗣為尚書令。沈文季

江祐為僕射。江祀為侍中。劉暄為衛尉。軍政事委陳太

尉。衆事委孝嗣。暄光坦之。江祐大事與文季。祀暄參機

心背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寶卷即位。惡

靈在太極殿。敬連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

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憤脫。寶卷輒哭。大

笑。謂左右曰。八月。高車叛魏。九月。魏主引兵還

充驚帝來乎。

討降之。魏發高車兵南伐。高車憚遠役。奉袁統樹者

為主。相帥北叛。魏主遣將軍宇文福討之。大

敗而還。更命將軍江陽王繼討之。尋聞齊高宗殂。下詔

稱禮不伐喪。引兵還北。伐高車。會得疾甚篤。彭城王

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異議。又密為

卯

太和二十三年元年

春正月。齊遣太尉陳顯達帥

...

師侵魏

顯達督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魏主

還洛陽

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

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

謝免冠。魏后馮氏有罪，退處後宮。

馮主連年在後宮。

高菩薩，魏主還洛，收菩薩等案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忍廢，賜后辭訣，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

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太后兄尚公主，生三女，二為皇后，一為昭儀，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熙為

太保，子誕為司徒，脩為侍中，幸為黃門郎，侍郎崔亮嘗謂幸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幸曰：君無故詛我，何

也？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占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脩以罪黜，誕熙卒，或后廢，事亦續廢。

馬圈南鄉。三月，魏主自將禦之。齊師敗績。齊陳

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突圍

走，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又遣軍進擊

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不親行，無以

制之。遂發洛陽，崔慧景攻魏順陽。魏主遣將軍慕容平

城救之。時魏主久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

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遂首垢面，衣不解帶。魏主

以勰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

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臣得專心醫藥。魏主曰：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皆憑於汝。何容更請人乎？命廣陽王嘉斷均口，遣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馬布慢，威顯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

代也。軍入內均口。馮道根曰：內均迅急，易進難退。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亡，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奏免顯達官，不許。夏四月，更以爲江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魏主宏殂于穀塘原，后馮氏伏誅。太子恪立。

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况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今復任以元宰，總攝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陛下愛臣，更爲未盡，終之美。魏主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懿德，松竹爲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沖抱之性。又謂勰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後禮還。

以北海王詳爲司空，王肅爲尚書令，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宋弁爲吏部尚書，與太尉禧僕射澄。六月，輔政。四月，殂于穀塘原。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爲他人有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闕略。郊廟之祭，未嘗不親其禮。每出巡遊，有司奏修道路，輒曰：粗修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刻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不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樹，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冠。澆澤而服之，鞮勒鐵木而已。勿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獨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隱顯達去。尚末遠，祕不發。徒御與勰出入，神色無異。遣使奉

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臺。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官。乃發喪。即位。以遺詔賜馬。后死。東宮官屬多疑。魏有異志。密防之。而魏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謂魏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魏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魏難。禧等聞馬后死。相謂曰。設無遺詔。亦當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魏以彭城王勰為驃騎大將軍都督冀定七州軍事。

魏主恪欲以彭城王勰為相。魏主對之悲慟。

魏主恪欲以彭城王勰為相。魏主對之悲慟。陳遺旨。請遂素懷。魏主對之悲慟。

魏主恪欲以彭城王勰為相。魏主對之悲慟。陳遺旨。請遂素懷。魏主對之悲慟。

魏主恪欲以彭城王勰為相。魏主對之悲慟。陳遺旨。請遂素懷。魏主對之悲慟。

魏主恪欲以彭城王勰為相。魏主對之悲慟。陳遺旨。請遂素懷。魏主對之悲慟。

魏主恪欲以彭城王勰為相。魏主對之悲慟。陳遺旨。請遂素懷。魏主對之悲慟。

魏主恪欲以彭城王勰為相。魏主對之悲慟。陳遺旨。請遂素懷。魏主對之悲慟。

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柘侍中江祀始安王遙

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

齊主自在東宮不好

學唯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教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

徐孝嗣右僕射江柘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

暉更直內省。分日帖教。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弘策

曰。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乃密修武備。招聚

勇以萬數。多伐竹木。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時衍兄

麗益州還。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六貴比肩。爭權

相圖。主上媒近左右。標輕忍虐。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一朝廷禍發中外。世亂則足以匡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

弘策又自說慙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鄂羅二
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
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慙不從齊主稍欲行意而江
執制堅確左右茹法珍等亦每為所裁折無不切齒
以齊主失德寢彰議廢之而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嘗為
寶玄鄂州行事執事過刻寶玄恚曰舅殊無消陽情
由是忌寶玄不同初議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
長意欲自取以徵旨動初亦以少主難保勸初立遙
光初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居喪起復謂初曰明
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恐四方瓦解也
遂還宅行喪遙光遣所親劉渢致意於謝朓欲引以為
黨朓不答頃之遙光以朓兼衛尉朓懼即以其謀告左
與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
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暄馳告遙光及初初收朓付廷尉
死獄中暄又以遙光若立則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初
議故初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刺暄暄覺之遂



發初謀齊主收初祀殺之自是無所忌憚益自恣日夜
與近習於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日晡乃起臺
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存五省黃案皆為宦
者裹魚肉還家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
密謀舉兵將發而遙欣卒江初誅遙光懼陽狂稱疾不
復入臺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
囚於高方取仗將軍垣歷生說遙光夜攻臺燒城門遙
光孤疑不敢出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屯衛宮城蕭坦之
率臺軍討遙光遙光遣歷生出戰臺軍屢敗遙光諮議
蕭揚潛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垣歷生出戰因棄稍降
至夜城潰遙光扶箇牀下軍人牽出新魏南徐州刺
之以孝嗣為司空文季坦之為僕射

史沈陵薛齊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軍府事皆
叛教諸城潛為之備屢以聞於魏朝不聽陵遂殺將佐

帥宿豫之衆奔齊濱淮諸戍以有備得全郡縣歸送陵

黨淵撫而赦之。衆心乃安。閏月，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

劉暄。江拓等既敗，齊主左右捉刀應教之徒，皆恣橫

而憎之。至是，齊主遣兵圍其宅而殺之。茹法珍等謂

暄有異志，齊主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問徐世標曰：

明帝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亦殺之。初，高宗臨

殂，以隆昌事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與

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卒，決意九月，魏主謁長陵

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九月，魏主謁長陵

欲引白象，吳人茹皓同車。皓奮衣將登，給事黃

門侍郎元匡進諫，魏主推之使下。皓失色而退。冬十

月，齊主殺其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孝嗣以

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

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須齊主出遊，閉城門，召百

僚集議廢之。沈文季自託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略

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

乎。文季笑而不應。至是，齊主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

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

才，致有今日。十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

康敗死

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

者十數人。及齊主立，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

有疾不治，既而自愈。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

江州，乃舉兵。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

云：欲奉建安王為主，齊主以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諸

軍擊顯達。將軍胡松據梁山，左興盛屯杜姥宅。十二月，

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興盛帥諸軍拒

之，顯達潛軍夜渡，襲宮城不克，退走臺軍，追斬之。庾弘

遠被執，臨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

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
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子曜。抱父仇。代
殺之。齊主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
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犯者應手殺。一
月。凡二十餘出。輒不言定所。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
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驚震。啼號塞道。四民廢業。
樵蘇路斷。言凶失時。乳婦寄產。或與病棄。尸不得殯。葬
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其腹。視其男
女。又好擔。侍御滿側。送諸變態。曾無愧色。嘗著織成
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稍。急裝縛袴。乘馬驅馳。略不暇息。
魏以郭祚為吏部尚書。如王肅為魏制官品。百司皆
有二。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
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使已貴矣。人
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齊永元二年。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

以壽陽叛。降于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

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曰。天
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
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唯應送家還都。以
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
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
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業疑未決。乃遣子
芬之。入建康。為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
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叔業遂遣使奉表降魏。
魏遣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
之。復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叔業尋
卒。三月。齊巴西亂。討平之。○魏敗齊師于壽陽。

遂取合肥建安

齊豫州刺史蕭懿遣司馬陳伯之等

蕭擊大破之進攻合肥擒齊將李叔獻魏彭城王懿王

於魏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易圖不

得則壽陽難保懿然之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

使福攻建安建安降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玄逼建康

兵敗皆死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

辭而去既出喜甚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吾荷三

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

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

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納之齊主遣左興盛督

諸軍以討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為主寶玄

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

拔之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

進惟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

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臺軍驚散官門

閉慧景引衆圍之左興盛走逃淮渚慧景擒殺之時豫

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

箸而起自來石濟江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

齊豫州刺史蕭懿遣司馬陳伯之等

蕭擊大破之進攻合肥擒齊將李叔獻魏彭城王懿王

於魏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易圖不

得則壽陽難保懿然之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

使福攻建安建安降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玄逼建康

兵敗皆死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

辭而去既出喜甚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吾荷三

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

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

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納之齊主遣左興盛督

諸軍以討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為主寶玄

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

拔之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

進惟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

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臺軍驚散官門

閉慧景引衆圍之左興盛走逃淮渚慧景擒殺之時豫

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

箸而起自來石濟江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

齊豫州刺史蕭懿遣司馬陳伯之等

蕭擊大破之進攻合肥擒齊將李叔獻魏彭城王懿王

於魏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易圖不

得則壽陽難保懿然之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

使福攻建安建安降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玄逼建康

兵敗皆死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

辭而去既出喜甚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吾荷三

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

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

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納之齊主遣左興盛督

諸軍以討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為主寶玄

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

拔之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

進惟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

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臺軍驚散官門

閉慧景引衆圍之左興盛走逃淮渚慧景擒殺之時豫

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

箸而起自來石濟江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

書今○齊曲赦建康徐充

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婁倖用事誣富

之乃應得封齊主乃止點胤之兄也齊以蕭懿為尚

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以此言齊主欲殺點蕭揚曰

赴之曰談佛義不及軍事慧景敗齊主欲殺點蕭揚曰

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

者於道稍散為人所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

祖積忿恨詣城降衆心離壞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從

數千人度南岸戰敗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

兵命不得度不從至是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

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

箸而起自來石濟江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

閉慧景引衆圍之左興盛走逃淮渚慧景擒殺之時豫

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

箸而起自來石濟江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

閉慧景引衆圍之左興盛走逃淮渚慧景擒殺之時豫

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

箸而起自來石濟江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

閉慧景引衆圍之左興盛走逃淮渚慧景擒殺之時豫

必生後悔。長史徐曜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差善景死。懿為尚書令。弟勳為尉。掌管。時齊主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雙臣茹法珍等。齊主然之。曜甫知之。懿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今邪。至是齊主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被誅。魏以彭城王勰。

為司徒錄尚書事

魏以彭城王勰。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為魏主所留。固辭不免。常懷然歎息。勰為人美風儀。好文史。小心謹慎。未嘗有過。雖閑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

起兵江陵

初齊主疑衍有異志。使直後鄭植往刺之。衍知之。置酒於其弟寧蠻長史紹寂家。謂

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乃可取良會也。及聞懿死。夜召張弘策等入宅定議。明日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當與

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眾。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時南

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齊主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將軍王天

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奔襲荊雍。穎胄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齋書與穎胄。及其弟

穎達。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段乘驛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彼

間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

矣。山陽果遲回不上。穎胄大懼。夜呼參軍席闡文。柳悅。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必不可

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今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恍曰。朝廷狂悖。日滋。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穎達亦勸穎胄從。關文等計。諾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喜。單車詣穎胄。穎胄伏兵斬之。乃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以蕭衍都督。前鋒。穎胄都督。行留諸軍事。穎胄有器局。既舉大事。虛心委已。衆情歸之。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兵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則大事不成。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則大事。豈復待年月乎。遂表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

夏口。夏侯詳之子。宣為殿中主帥。自建康亡歸。稱奉宣德太后令。南康王纂承皇祚。方俟清官。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荆州牧。選百官。太后海陵王之母也。廢居宣德宮。故宣假而稱之。竟陵太守曹景宗遣人說衍迎寶融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為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振四海。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上庸太守韋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子。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馮道

根居母喪。亦帥鄉人子弟來赴。齊主聞劉山陽死。遣將薛元嗣等將兵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冲使拒西師。又使將軍房僧守魯山。

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
元年 景明二年 春正月 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

蕭衍發襄陽

齊南康王稱相國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蕭衍發襄陽留

弟偉總府州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為

太保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為領

軍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

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

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

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恒州刺史烈遂稱

疾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

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遣位太

官魏主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皆從二月齊蕭衍圍

郢城齊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至漢口諸將議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關

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犄角若

悉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

荆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鄭城竟

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

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乃使茂等

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

楊公則舉湘州之眾會于夏口蕭穎胄命荆州諸軍皆

迎者屬路下車選吏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

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張冲病卒。將軍薛元嗣與冲子孜、內史程茂等共守郢城。二月，

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為涪陵王而

自立。齊南康王寶融即位於江陵。改元。以蕭穎胄為

尚書令、荊州刺史。蕭衍為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夏侯詳為中領軍。封庶人。寶卷

為涪陵王。寶卷以陳伯之為江州刺史。西擊荆雍。四月，

蕭衍出沔，命王茂等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夏五月，魏咸陽

王禧謀反，伏誅。魏主既親政事，嬖幸擅權。禧意不自

反。會魏主出獵北山，禧欲發兵，眾情不壹。至脯遂散。集

始既出，即馳至北山告之。魏主倉猝不知所為，左中郎

將于忠曰：「臣父留守，必無所慮。」魏主遣忠馳觀之。于烈

已分兵嚴備，使忠還奏曰：「此屬猖狂，不足為慮。」願陛下

清蹕徐還，以安物望。魏主遂還。烈遣直閤叔孫侯以禧

賜死於第，以其家財分賜高肇、趙脩之家。及中外百官

魏主以禧無故而反，齊巴東巴西郡遣兵擊荊州

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胄之命

惠訓遣子瑋將兵擊穎胄。穎胄遣劉孝慶屯峽口，拒之。

齊涪陵王遣軍救郢州。屯加湖。齊涪陵王寶卷遣

牙等救郢州。屯巴口。六月，西臺遣席闡、文勞、蕭衍、軍、蕭

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

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衍曰：「漢口路通

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

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兩路，搃

吾咽喉。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以持久？郢元起欲以三

千兵往取尋陽，彼若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

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

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不減萬人糧儲，是卒無所出。既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設相次，土崩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必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子陽等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築壘自固。房僧寄病卒，衆推軍主孫樂祖代守魯山。

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齊涪陵王寶卷作芳

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為禪販，以潘貴妃為市令，自為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又好巫覡。左右詐云見先帝大喚，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狐為高宗

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馮選等，誅諸姦倖，廢寶卷。會寶卷遣中書舍人馮元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於坐殺元嗣。明泰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入官會法珍，得返，閉門上伏。馮選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曛，人皆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出。寶卷復其爵位。欣泰與胡松、齊蕭衍克加湖，魯山郢城降。齊蕭衍使齊等乘水漲襲加湖，加湖潰。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之糧，將奔夏口。蕭衍斷其走路，孫樂祖以城降。程茂、薛元嗣亦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茂元嗣議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冲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貞，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

齊蕭衍克加湖，魯山郢城降。齊蕭衍使齊等乘水漲襲加湖，加湖潰。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之糧，將奔夏口。蕭衍斷其走路，孫樂祖以城降。程茂、薛元嗣亦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茂元嗣議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冲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貞，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

中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大夫高
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故不能用。蕭衍以韋廉行郢
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屯軍夏
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張弘策。虔域亦以為然。衍
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
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魏揚

州刺史安國侯王肅卒

初肅以父死非命。四年不
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

者不敢過。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然肅猶素
服。不聽樂。終身。至是卒於壽陽。謚曰宣簡。齊殺其

寧朔將軍崔偃

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偃。逃潛得免。
及西臺建。以偃為寧朔將軍。偃上書

曰。臣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
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
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織芥之屈。尚望陛下申
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

尚弗恤。其餘何冀。豈可幸小民之無識而罔之。若使曉
然知其情節。相帥而逃。陛下將何以應之哉。事寢不報。
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冤。非敢以父子之親。而傷
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
實是天子。江夏雖賢。而實是人臣。先臣奉臣逆君。為不
可。未審今之嚴兵。勁卒。方指象魏者。其故何哉。臣謹按
鎮軍將軍臣穎胄。中領軍臣詳。皆社稷之臣也。同知先
臣股肱。江夏。佳濟王室。天命未遂。主亡與亡。而不為陛
下。管然一言。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不智。臣言畢
矣。乞就湯鑊。然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
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為褒貶。顧小臣惓惓之。八月齊
愚為陛下計耳。齊主優詔報之。尋收。下獄殺之。

蕭衍克尋陽

初齊涪陵王寶卷遣陳伯之鎮江州。
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

衍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
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囚。得

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江州
 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意
 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勢不得不降乃引兵下至尋
 陽伯之東甲請罪初巴東之亂司馬席恭祖不從見殺
 至是其子謙為新蔡太守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
 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衍以伯之為江州刺
 史虎牙為齊巴東西軍至上明齊魯休烈蕭瓚破
 徐州刺史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揚公則還援根本衍
 曰公則沂流上江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眾尋自退
 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九月齊
 遣往徵不為難至穎胄乃遣蔡道恭拒瓚

蕭衍引兵東下

齊主寶融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
 宜從事衍留鄭紹叔守尋陽引兵東

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魏築洛陽諸坊魏
 建康紹叔督江相糧運未嘗乏絕

州牧廣陽王嘉請筮
 曰雖有暫勞姦盜永
 罷而魏立后于氏烈

三坊各方三百步
 五萬人築之四旬
 齊蕭衍圍建康

衍既克江郢涪陵王
 為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李居士自新亭
 選精騎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
 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衍至新林遣呂僧珍據白坂橋李
 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眾少不可逆戰
 可勿遠射須至壘當斃力破之俄而皆越壘拔柵僧
 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
 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衍諸弟皆自建康
 自茲赴軍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胡虎牙將精兵十
 萬陳於朱雀航南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督水以
 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景宗縱兵乘
 鐵艦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

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寶孫切罵諸將。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軍遂大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孫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孫開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遣弟景鎮廣陵。十一月。魏以此秀鎮京口。恢鎮破塚。從弟景鎮廣陵。十一月。魏以此海王詳為司徒。初。詳欲奪彭城。王魏司徒。故請而默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忠以討咸陽王禧功。封魏郡公。遷武衛將軍。詳因忠表讓。勸魏主詔齊尚書令巴東公蕭穎胄停其封。優進太府卿。齊尚書令巴東公蕭穎胄卒。穎胄以蕭瓚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而卒。夏侯巴危。衆懼而潰。及魯休烈皆降。詳乃發穎胄喪。贈丞相。益獻武。於是衆望盡歸於衍。詳請與憺共參軍國。詔以

詳為僕射。荆州刺史。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

魏鎮國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東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斷絕。又命楊徐聲言俱舉。建業窮蹙。文軌可齊。一奕此期。則弁吞無日矣。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亦言。廣陵淮陰。觀望得失。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使為經略。既而不果。懷賀之子也。魏

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侵齊。戰于赤亭。齊人敗績。

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君臣交爭。無暇外
維州鎮。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殲于建安
二豫之軍。直據南關。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義
陽孤絕。密邇王土。若失此不取。恐為深患。魏主從之。益
宗遂侵齊。齊建寧太守黃天賜與戰。敗績。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
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

自為大司馬承制。齊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涪陵王寶
卷拜蔣子文神為鍾山王。及衍至。

又尊為靈帝。迎入後堂。使巫禱祀。悉以軍事委王珍國。
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常於殿中騎馬出入。以金
銀為鎧胄。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及長圍既立。
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於常。眾
情怨急。皆思早亡。莫敢先發。法珍、蟲兒說寶卷曰。大臣
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其副張繹懼禍。謀

弒寶卷。使後閣舍人錢彊夜開雲龍門。引兵入
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作笙歌。兵入
斬之。稷召僕射王亮等。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寶卷首。
遣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
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投服之。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
志名。心嘉之。志。僧虔之子也。衍與雲有舊。即留參帷帳。
亮在朝。以依違取容。衍至新林。百僚皆問道送款。亮獨
不遣。城中出者多被劫剝。楊公則獨帥麾下親衛送之。
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
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取潘妃及法珍蟲兒。啗之等
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
侯。以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
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
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盡。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
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
議。乃并法珍等誅之。以官女二千。分養將士。

齊大

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仙理吳興太守袁昂既

而釋之

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理擁兵不附。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理先為設酒

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圍宮城。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觀之子也。衍使江革為書與昂曰。

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饒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一餐微施。尚復投隕。况食人之

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武康。今傳映謂昂曰。昔太尉遭元嘉之禍。

開闢未有。故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故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不悛荆雍。協舉天

人之意。亦可知矣。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曰。袁昂道素之門。世

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理聞臺城不守。號泣謂

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

門獨守。俄而兵入。仙理命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理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

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齊大司馬衍入鎮殿。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中○齊始興內史王僧粲襲湘州不克

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長沙人皆欲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拒僧粲。數戰不利。前鎮軍鍾玄

紹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

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具得本末。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無所問。州郡遂安。建康平。楊公則還州。僧

粲等散走。公則克已廉慎。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

三

三

三

三

三

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立宗代

春正月齊大司

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為相國

封梁公加九錫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為諮議約為司馬

為記室參謀議謝朓何胤先棄官居家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朓胤皆不至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

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略同約旨

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至殿門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乘所望有頃大同馬召雲入曰我起兵

三年矣諸將不為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乃詔梁進衍位相國揚州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置百司梁

公衍殺齊湘東王寶暉寶暉頗好文學衍忌之稱其謀反并其弟寶覽寶宏

皆殺梁以沈約為僕射范雲為侍中梁公衍納東昏余妃

顧妨政事范雲以為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

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為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不

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即請以余氏梁公衍進爵為王

○三月梁王衍殺齊邵陵王寶攸等三人鄱陽

王寶實出奔魏衍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

陽王寶貞鄱陽王寶實穿牆夜出

王寶實出奔魏陽王寶貞鄱陽王寶實穿牆夜出

匿山澗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
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
斬衰之服澄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仍帥齊主發江
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澄深器重之

陵以蕭憺都督荆湘六州軍事齊主東歸以蕭憺為荆州刺史荆州

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廣屯田省力役存門
兵死之家共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
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
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

荆人夏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主為巴陵王

遷太后于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于

梁四月宣德太后遣尚書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
即位于南郊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懿曰宣武奉和

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封文
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以王亮為
尚書令王瑩為中書監沈約為僕射范雲為吏部尚書
梁主衍弒巴陵王于

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

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領之乃使
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
醪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殺之王之鎮荆州也琅邪
顏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為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遠

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梁主贖
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刑條格○梁以蕭寶義為巴陵王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

今使奉齊祀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等因事
入見梁主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朝運終

必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醜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武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為患。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卿。草以壹物心於時行之。諱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氣所。以國。非不長。又我與卿宗屬未遠。情同一家。豈可亦為卿兄弟報仇。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也。曹志。魏武之孫。為晉忠臣。况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子恪兄。梁徵謝朓何胤。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清顯。竟以壽終。梁徵謝朓何胤。何點不至。梁徵謝朓何胤。為光祿大夫。梁置謗木。

肺石函

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沈莫達者。投肺石函。梁主身服浣濯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勸以政道。不辭。

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由是廉能莫不知勸。魏滅魯陽蠻。魯陽蠻。圍魏湖。

陽將軍李崇擊破之。徙萬餘戶於幽并。六月。盜入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五月。盜入

梁宮捕得伏誅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夜帥其徒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軍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將軍王茂。張惠紹。引兵赴救。討捕悉誅之。梁江州

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

伯之。伯之。以為別駕。河南褚縉。居建康。素薄行。任宦不伯之。頻造尚書范雲。雲不之禮。縉怒。殺伯之。大見親狎。伯之。又以朱龍符為參軍。並乘伯之。愚聞。恣為姦利。乘

伯之。又。以。朱。龍。符。為。參。軍。並。乘。伯。之。愚。聞。恣。為。姦。利。乘

王遣人代繕。伯之不受命。繕於是日夜說伯之反。縉等共贊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教。帥。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奉。即

命幕嚴使絹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召臨川內史王觀為長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兵拒守詔以王茂為江州刺史帥眾討之伯之謂絹等曰今先平豫章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饑疲之眾不憂不濟六月引兵趣豫章攻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六月梁遂敗走間道渡江與虎牙及絹等俱奔魏

益州刺史劉季連反

遣左右送劉季連為益州刺史

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還裝元起始得之官初季連為南郡不禮於元起都錄宋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籤請先使檢校資糧季連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亦懼乃召兵募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疆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



聚兵復反收道琛殺之元起至巴西西太守朱士略納之蜀民投附新故三萬餘人糧食乏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蜀之所得必厚元起然之浩令季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眾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膺退帥富民上軍資

秋八月梁定正雅樂

律梁主素善鍾

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便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於是彼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鍾雜以編鍾編磬凡三十六虞而虞至是始設十二鑄鍾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虞而

去衡鍾。四冬十一月。梁立子統為太子。統生五歲能稱

經五。梁大旱饑。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饑死。

天監二年。春正月。梁以沈約、范雲為左右僕射。尚書令王亮廢為庶人。○劉季連降梁。

食盡。人相食。劉季連計無所出。梁主遣主書宣詔。季連降。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

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送季連詣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豬額。梁主笑曰：「知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之臣邪？」赦為庶人。

夏四月。魏以蕭寶實為齊王。寶實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實

為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命屯東城。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屯陽石。俟秋冬大舉。寶實明當拜命。慟哭至晨。過碁猶絕。

酒肉悴色。龐衣未嘗嬉笑。梁班新律。初。梁主命剛定舊律。至是書成。詔班行之。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

將軍周捨同參國政。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

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勉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國史詔詰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

謹終日。而竟不泄。梁斷郡縣獻奉。斷諸郡縣獻奉。二官。惟諸州及會稽

地產亦不得貢。六月。魏發兵伐梁。魏任城王澄表稱

蕭衍頻斷東關。欲

命灤湖泛溢以灌淮南諸戍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請豫勒諸州募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州二萬人仲秋畢會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

謝朓為司徒朓逃竄餘年一旦輕舟自出詣關以為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

自與語雲龍門謝詔乘小車就席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懽朓固陳本志不許朓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望秋七月魏復鹽池之禁魏既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為富彊所專乃復

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魏主以勰為太師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為

家人書祈請懇至冬十月魏都督元英攻梁義

陽拔數城攻阜陵不克梁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楊由帥城

外居民保賢首山為三柵英勒軍圍之柵民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分兵擊東關拔關要潁川大

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先是梁遣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

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

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悶戰又不魏以僕射源懷利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為行臺巡北邊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

巡行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有無饑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

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

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

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懷又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之。梁吉盼請代父死。梁主赦之。馬翊吉願父為原鄉

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盼年十五。極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燕法度部之。盼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獄於歲首。舉充純孝。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盼當此舉。乃是魏散騎常侍趙

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魏散騎常侍趙脩有罪伏誅。脩恃寵驕恣。為眾所嫉。高聲從而構之。中尉甄琛。黃門郎李憑。庭尉王顯。素諂附脩。懼連及。助肇攻之。魏主命尚書元紹檢訊。下詔暴其姦惡。免死。鞭一百。徙敦煌為兵。甄琛。王顯。監罰。欲命

必死。密加鞭至三百。即召驛馬縛置鞍中。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魏主聞之。責元紹不重聞。紹曰。脩之伎幸。為國深蠹。臣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受萬世之謗。魏主以其言正。不罪也。明日甄琛。李憑。坐脩黨免官。散騎常侍高聰。與脩充親狎。以諂事高聲。獨得免。

天監三年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梁將軍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任城太妃孟氏勸兵登陴。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魏攻梁鍾離。梁遣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真敗走。

兵救之大敗。魏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主遣將軍張惠紹等將兵送糧。澄遣將軍劉思祖。邀之戰于邵陽。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元暉。求二婢於思祖。

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元暉。求二婢於思祖。

不得事遂寢。詔澄以四月淮水將漲。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還壽陽。軍還狼狽。失亡四千餘人。軍司賈思伯為殿。澄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夏五

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詳驕奢好聲色。貪

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魏主。弄權納賄。詳亦附焉。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專委以事。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諧之云。詳皓謀逆。四月魏主召中尉崔亮使彈詳皓。詔賜皓死。宥詳免為庶人。徙太府寺。圍禁之。詳遂暴卒。先是有獻雞雛四翼四足者。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為小臣執政之象。石顯伏誅之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破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蔡邕以為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



為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亦雞

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翼。相扇助之象。離而未大。足羽差小。其勢尚弱。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親之而懼。乃能致禍。闇主親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魏主由此愈重。光高肇說魏主使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魏志尚高邁。避事家居。而出無山水。梁司州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不樂。梁司州

刺史蔡道恭卒。魏人圍梁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纒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

息。道恭隨方抗禦。應手摧却。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呼從弟靈恩。兄子僧。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眾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魏

大旱

魏大旱。邢巒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先帝

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秋七

月。梁甬城降魏。○八月。梁義陽降魏。魏立元英

為中山王

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梁遣將軍馬仙琕救。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

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據甲執槩。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遂降於魏。三關戍將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

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筭。雖有

金城湯池。不能守矣。魏立英為中山王。梁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所知無隱。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

梁主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

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九月。魏築九城于北邊。柔然

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略。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

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大牙相殺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

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早饑。戎馬甲兵十分關八。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

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魏詔羣臣議樂

高祖詔高閭。公孫崇考定雅樂。久之未就。會高祖殂。高閭卒。景明中。崇上

所調金石及書。至是魏

冬十一月。魏營國學。時魏

大盛。燕齊趙

魏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

梁除

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詔殿中郎等議定

監

贖刑法 ○ 十二月。魏更定律令。律令。彭城王勰等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九







